

★
王恩铭
著

美国黑人领袖 及其政治思想研究

王恩铭著

★
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研究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研究 / 王恩铭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ISBN 7-5446-0161-7

I. 美… II. 王… III. 美国黑人—名人—人物研究 IV. K837.1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74768号

出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邮编：200083

电 话：021-65425300（总机）

电子邮箱：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郑巧娣

印 刷：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10.375 字数266千字

版 次：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100册

书 号：ISBN 7-5446-0161-7 / H · 0065

定 价：19.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前言

在美国的所有种族(race)和族裔(ethnic)群体中,黑人是一个最特殊的人群。所谓“特殊”,并不是说他们享有特殊的权利,或者说占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而是说他们具有特殊的经历:二百多年的奴隶生活和一百多年的种族隔离。黑人是来到北美大陆最早的群体之一,但时至今日,他们中的许多人仍难以从内心深处感到美国是自己真正的家园;黑人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发展作出了与其人口比例相匹配的贡献,但却难以充分享受美国社会丰富的物质财富;黑人自在“新大陆”生活之日起,便一刻不停地为自由和平等而斗争,但直到今天,他们仍被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饱尝着二等公民的苦味。美国历史演进过程中,黑人曾目睹过些许希望之光,但它们不是稍纵即逝,就是即刻便被乌云重新遮蔽。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黑奴问题曾经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然而,巨大的经济利益和严重的种族偏见,很快把黑奴解放的希望击得粉碎。熊熊燃烧的南北战争火焰,不仅融化了套在黑人身上的沉重镣铐,而且还点燃了他们心中渴望已久的种族平等之光。然而,顽固的南方种族主义势力,在短暂失势之后便迅速卷土重来,使黑人再一次陷入受奴役、受压迫的境地。黑人民权运动的烽火,再一次考验着美国人的良知,黑人也因此运动的声势浩大和受到广泛支持而信心倍增、希望高涨。然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观念、自由主义改良派的动摇退却,以及右翼保守势力的反扑,使得黑人发现,除了种族隔离之墙已被推倒、露骨公开的种族歧视(open and explicit)不再司空见惯之外,在其他各个方面,他们仍然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换言之,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之前,黑人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隔离的状况,那么,60年代之后,他们只是

把“被隔离”(segregated)状态改变成“破除隔离”状态(desegregated)，远没有达到“融入”状态(integrated)。至今，大多数美国黑人仍在为“融入”美国社会而继续努力，并深信一个平等、自由的多元社会终将实现。然而，也有不少美国黑人对这种可能性满腹疑虑、困惑重重，并为此而常常发出哈姆雷特式的自问：to be integrated or not to be integrated (“融入”还是“不融入”)？

其实，黑人自沦为奴隶之日起，便一直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进行积极的探索和认真的思考，寻求如何在美国社会政治环境下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由于这种探索和思考主要涉及黑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问题，所以它们最终都以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适合于黑人斗争的政治思想。任何政治思想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并同时表现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美国黑人的政治思想也具有这两大特点，即一方面反映他们对美国社会和自身地位的认识，另一方面表达他们对平等社会和人的尊严的追求。伴随着美国社会的变化和美国社会政治力量的消长，美国黑人的政治思想也跟着发生变化，使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由于大多数或者说绝大多数的美国黑人长期以来被剥夺受教育权，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所以，黑人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由黑人群体中的精英阶层，如牧师、政治家、作家和社会运动领袖们提出来的。这些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敏锐，善于表述，志向远大，富有洞察力，对黑人的苦难境遇有切肤之痛，对白人种族主义势力疾恶如仇。为寻求黑人的自由和平等，他们不仅在政治斗争实践中身体力行，冲锋陷阵，而且在政治思想理论上上下求索，苦思冥想，从而在为美国黑人树立伟大楷模形象之同时，又为他们乃至所有的美国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思想财富。

《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评述》，如同其书名所示，是一本研究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的作品。它通过对美国历史上六位黑人领袖人物及其政治思想的介绍、分析和评价，来揭示美国黑

人政治思想的产生、发展、演化、变化和冲突的一些主要特征。这六位黑人领袖人物分别为费雷德利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马尔科姆·爱克斯(Malcolm X)。他们跨越一百多年的时间长度,上至19世纪中期,下至20世纪下半期,扮演着美国各个历史时期黑人群体政治代言人的角色。为了清晰地展示和阐述各位领袖的政治思想,本书按这六位黑人领袖的出生年代顺序,分六个章节分别展开论述。每章由四节组成,前两节介绍历史背景和个人生平,提供每位黑人领袖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后两节讨论和分析每位黑人领袖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并就其历史意义和重要性作出评价。本书最后一章为结语,以历史视角对六位美国黑人领袖的政治思想作一整合,从中揭示出美国黑人政治思想的主要脉络和基本走向。

对美国黑人政治思想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关注不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也相当阙如。本人对此领域的学术兴趣一直甚浓,如今的研习之得只是浅尝之作。为此,我真诚地祈望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共同促进我国美国黑人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

值此本书付梓之际,我想借此机会感谢香港大学历史系Robert Priscilla博士给我提供的热切帮助,并感谢Starr Foundation为我提供为期半年的研究基金,使我得以在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从事相关的研究和写作。谨以此书献给Robert Priscilla博士和Starr Foundation.

王恩铭
上海外国语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2005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费雷德利克·道格拉斯	1
第一节 历史背景：废奴主义运动	1
第二节 道格拉斯生平简述	8
第三节 道格拉斯的政治思想	17
第四节 历史评价	37
第二章 布克·T·华盛顿	45
第一节 历史背景：重建之后的南方	46
第二节 布克·T·华盛顿生平简述	54
第三节 华盛顿的政治思想	65
第四节 历史评价	81
第三章 W·E·B·杜波依斯	93
第一节 历史背景：从南方重建到黑人抗争	94
第二节 W·E·B·杜波依斯生平简述	102
第三节 杜波依斯的政治思想	118
第四节 历史评价	135
第四章 马库斯·加维	146
第一节 历史背景：都市里的美国黑人	147
第二节 马库斯·加维生平简述	155
第三节 加维的政治思想	167
第四节 历史评价	182

第五章 马丁·路德·金	194
第一节 历史背景：从大萧条到蒙特哥马利抵制运动	195
第二节 马丁·路德·金生平简述	206
第三节 金的政治思想	226
第四节 历史评价	235
第六章 马尔科姆·爱克斯	246
第一节 历史背景：从都市贫民窟到暴力反抗	247
第二节 马尔科姆·爱克斯生平简述	254
第三节 爱克斯的政治思想	264
第四节 历史评价	275
结束语 美国黑人政治思想演进历程	292

第一章

费雷德利克·道格拉斯

作为19世纪的美国黑人代表人物，费雷德利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政治主张和思想意识主要是围绕着反对奴隶制而展开和体现出来的。鉴于他生活的时代是奴隶制盛行的时代，而他自己又是一个深受奴隶制迫害、蹂躏的黑奴，所以，道格拉斯获得自由之后，便把他的一生精力投身于反对和废除奴隶制的斗争之中。概而言之，奴隶制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本质是道格拉斯猛力抨击的主要对象；美国自由精神与黑人被剥夺人身自由权利、任由白人像牲口一样使唤的现实矛盾，是道格拉斯无情揭露的主要内容；如何唤醒黑奴“揭竿而起”向奴隶制开战，以及如何敦促自由黑人积极争取美国宪法赋予所有美国公民的政治和社会权利，是道格拉斯热切追求和积极奋斗的目标；怎样在美国这样一个种族歧视观念根深蒂固、种族主义势力异常猖獗的社会里争取白人开明人士的支持，一起消除种族隔阂、实现种族大和睦，是道格拉斯终生孜孜以求、殷切向往的理想世界。本章将以这些问题为主线，就道格拉斯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逐一展开论述。

第一节 历史背景：废奴主义运动

费雷德利克·道格拉斯投身于美国19世纪的废奴主义运动，并非一时兴致，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他自己作为奴隶的人生经历，其二是他所生活的历史时

代。关于第一点,本章第二节将详细论述。这一节将着重论述19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如火如荼兴起的废奴主义运动,以及废奴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基本观点,以便为探讨道格拉斯的政治思想奠定一个基础。

作为一种运动,废奴主义是美国19世纪的现象,但作为一种思想或思潮,废奴主义早在北美殖民时期就出现了。据美国历史学家威廉·福斯特的研究,奴隶制在北美开始之初就遭到了早期北美拓荒者的反对。历史记载表明,马萨诸塞的理查德·索尔顿斯托尔(Richard Saltonstall)早在1645年就曾呼吁废除奴隶制。其后,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Quakers)在1688年也提出要求结束奴隶制的主张。1773年,一名北美著名医生在费城发表一篇文章,对奴隶制进行了严厉的抨击。¹此外,殖民时期的一些政治领袖,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也以不同的形式表示反对奴隶制。²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促使不少开明人士在抗争英国宗主国统治、追求独立自由的同时,也关注起身边丧失人身自由的黑奴们的命运,纷纷提出取消奴隶制。时至1792年,从新英格兰到佐治亚州,“几乎每个州都建有某种形式的反奴隶社团”,其成员主要是白人思想进步者,再加上一小部分已获得自由的黑人。³这些反奴隶社团时常举行声讨大会,要求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尽早割掉这个危害共和国生命肌体的毒瘤。

然而,尽管美国革命包含着不少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成分,但由于大多数美国人在那个时候考虑的只是白人的自由和民主,且又倾向于把黑人看作是次等人类或者下等人类(sub-humans),所以,从总体上讲,美国革命前后,整个社会对黑人奴隶和已获得自由的黑人的态度呈模棱两可状态。一方面,尽管美国宪法明确承认奴隶制,但独立战争胜利后的20年里,共和国最初的13个州不是限制了奴隶制的发展,就是废除了奴隶制。此外,1803年、1816年和1818年先后加入合众国的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斯州都明确规定,不允许奴隶制在它们州内存在。⁴另一方面,尽管北方各州不

允许奴隶制的存在，但许多北方州议会纷纷制定相关法律，剥夺获得自由的黑人享有选举权。譬如，俄亥俄、印第安纳、密歇根和依阿华州分别在 1803 年、1816 年、1837 年和 1846 年通过了这方面的法律条文。据史学家福斯特的研究统计，时至美国内战结束之际，合众国各个州里的自由黑人，几乎都因种种原因而无法行使选举权。⁵不难看出，美国白人的种族主义观念使得他们在解开黑奴身上的镣铐之同时，又用剥夺黑人选举权的方式让黑人过着没有公民权利的低人一等的生活，以满足他们阴暗的种族主义心态。这种心态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美国白人一方面承认黑人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又限制或者削弱这种自由权利的矛盾心理和不一致行为。

当然，说及北方各州 19 世纪上半叶一步步地采取措施剥夺自由黑人的选举权，并不意味着那里的反奴隶制思潮就此偃旗息鼓。恰恰相反，这一时期，美国北方的反奴隶制思潮不仅没有低落下去，反而出现了上涨。表面看来，美国北方剥夺自由黑人选举权的做法与不断高涨的反奴隶制思潮相矛盾，但透过表象仔细分析，我们还是能看出这个貌似矛盾现象的“合理性”。对此，美国著名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曾作过相当精辟的论述。他指出，首先，美国北部和东北部的气候不适宜建立种植园奴隶制度；奴隶制时期美国向外出口的主要农作物都不是在北方种植的，因为它们根本不可能在北方的气候下繁茂生长。第二，北方农民大多反对奴隶种植园经济制度，因为该制度所依赖的廉价奴隶劳动力会对自由劳动力构成威胁。第三，反奴隶主义思潮自美国革命开始时起就从未在美国北方中断过，那里的人们普遍认为，奴隶制已行将就木，废除它只是个时间问题。第四，北方的手艺工是美国当时非农业主体劳工队伍。出于保护自己职业、维护自己利益的动机，他们强烈反对奴隶性质的手艺工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⁶在上述这些源于客观自然条件、地区经济性质、追求自由思想传统和农民手艺工自我经济利益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18 世纪末、19 世纪初之际，北

方的反奴隶制思潮始终保持着较大的势头。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国内战之前的反奴隶制运动主要集中于美国北方,但美国南方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反奴隶制思潮;尤其是伴随着美国 1807 年禁止贩运奴隶(slave trade)之后,这一思潮更加趋于活跃,促使南部各州一个接一个地停止奴隶贩运活动。⁷美国历史学家尤金·D·杰诺维斯(Eugene D. Genovese)对南方白人种植园主们甘于放弃从事贩奴这一利润丰厚的行当从几个方面作了解释。首先,他认为,来自美国北方的道德压力,使南方地区的人们备受良心谴责,普通白人阶层对贩奴活动持反对态度,海外奴隶买卖尤其遭人痛斥。随着时间的推移,贩奴活动在美国南方越来越不受欢迎。第二,1790 至 1803 年期间,海地成功地进行了一次革命,让美国南方种植园主从中看到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可能:当南方黑人人数超过白人人数时,该地区有可能随时爆发危机。鉴于这一点,南方种植园主不得不在贩卖非洲黑奴问题上收敛一点,以免过多黑人的到来会使南方白人与黑人的人口比例失调,进而对白人构成威胁。第三,19 世纪初,南方的烟草业相当不景气,致使那里的种植园主们对进口奴隶劳动力的兴趣大幅度下降,其中有的人甚至考虑起如何把自己的奴隶出售给他人。⁸

除了尤金·D·杰诺维斯所说的上述三个原因之外,南方反奴隶制力量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呈上升趋势的原因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是美国革命成功之后的几十年里,原先竭力支持奴隶制的新教教会组织逐渐改变其立场,以不同方式表示对奴隶制的看法。尽管这些教会组织没有要求废除奴隶制,但它们对奴隶买卖贸易都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如南方的循道宗教义派(Methodists)、浸礼教会派(Baptists)和长老会教义派(Prebysterians)分别在 1784 年、1789 年和 1793 年宣布反对奴隶贩卖活动。这三个基督教新教派在南方拥有大量的信徒,其影响力应该说是相当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南方黑人坚定不移的反抗精神。据历史记载,早在 1663 年,南方就出现过一次黑奴暴动。¹⁰此后,黑人奴隶持续不断

地以各种方式反抗奴隶制,如逃跑、怠工、破坏工具、暴力抗争等。据统计,在美国奴隶制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奴隶反抗事件总数达到250起左右。¹¹这些暴动大多是精心策划、组织良好,且参加暴动的人数少至10人,多达5万人。¹²无疑,这些频繁爆发的奴隶暴动对南方种植园主来说也是一种威胁,使他们惶惶不安,忧虑重重,并进而迫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在奴隶制问题上的顽固立场。

美国政府1807年禁止奴隶贩卖活动之后,全国各地的废奴组织慢慢失去活力,不少反奴隶制团体不是自动解散就是名存实亡。当时人们认为,随着海外奴隶贩卖活动的停止,奴隶制不久就会自然而然地寿终正寝,结束其在美国的存在。¹³然而,正当许多美国人以为黑人奴隶的劳动价值难以在种植园经济中得到高额回报,从而将逐渐自行消失时,轧棉机(也称扎花机)的发明不仅制止了奴隶制自行消亡的进程,而且还像是给了奴隶制打了一剂强心针似的,使其元气恢复,重现活力。我们知道,18世纪末、19世纪初时期的美国南方,两种农作物商品构成其两大经济支柱,一是烟草,二是棉花。这两种农作物商品适宜于大规模生产,使用奴隶耕作会带来丰厚的利润。但18世纪末时,烟草出口市场大幅度萎缩,致使棉花生产成为南方种植园经济的主要农作物。尽管棉花产品市场庞大,但由于南方种植园主们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如何快速有效地把棉籽从棉花纤维(cotton fiber)中提取出来的技术问题,所以这一分离过程要消耗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如此低下的生产效率使种植园奴隶主们觉得棉花种植利润不大,不值得投入大批黑奴从事棉花生产。但轧棉机使用之后,分离棉籽的速度得到成百倍的提高,棉花生产前景顿时显得光明灿烂。原先一个黑奴一天只能把1磅重的棉花分离干净;有了手工轧棉机后,一个黑奴一天可剥清150磅的棉花;如果用蒸气带动轧棉机的话,一个黑奴一天可剥清1000磅棉花。¹⁴于是乎,随着轧棉机的广泛使用,棉花从种植园进入棉纺厂生产车间的数量和速度都得到了飞

速提高,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美国南方棉花业的发展。时至1895年,南方的棉花业已成美国当时最主要的农作物,南方也因此而骄傲地自诩为“棉花王国”。¹⁵

正是“棉花王国”的建立及伴随而来的对黑奴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得奴隶制在美国南方的种植园经济中又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与此相对应的是,作为奴隶制的对立面——反奴隶制力量,此时也重新举起反奴隶制的大旗,与奴隶制展开进一步的斗争。由于黑人对自己在美国如何赢得自由以及是否能够最终获得自由持不同的看法,1808年至1860年期间,美国黑人就反奴的斗争方式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有的认为,鉴于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观念及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残酷压迫,黑人难以在美国寻找到真正的平等,更不可能享受完全的自由。为此,他们主张,所有黑人离开美国,移居黑人的家乡——非洲,在那里建立和建设自己的国家,做名副其实的主人。也有的认为,黑人当务之急不是移居非洲,而是要争取黑人的自由权利,尤其是要尽快打开奴隶制套在黑奴身上的枷锁,早日获得自由,为日后逐渐融入美国白人社会作好准备。当然,无论是主张离开美国、远走非洲,还是坚持立足美国、争取黑人的自由解放,这些黑人尽管在寻求自由的方式上有分歧,但他们反对的对象都是一致的,即奴隶制度。¹⁶

综观1808年至1860年的废奴斗争,该时期的废奴主义运动与先前的废奴主义运动有几个比较显著的不同之处。首先,它涉及的范围更广、波及全国。其次,它组织得更好、更有效。无论是1832在波士顿建立的“新英格兰反奴协会”,还是1833年在费城成立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它们在废奴运动中都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组织能力。¹⁷第三,它有自己的出版刊物——《解放者》周刊。该刊物由威廉·加里森于1831年创立,其宗旨就是抨击和谴责奴隶制度,鼓动黑奴挣脱奴隶制的桎梏,呼吁包括白人同情者在内的美国人一起反对奴隶制,尽早结束这一罪恶制度。借助于《解放者周刊》和其他一些支持废奴运动的报刊,19世纪上半期的废奴运

动不仅有较大的舆论阵地宣传自己的主张,阐述自己的观点,并进而去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而且还为积极参与废奴运动的人们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撑,为在黑暗中苦苦寻找自由之路的黑奴们带来了曙光。在整个废奴运动中,《解放者周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为黑奴的解放和黑人的自由大声疾呼,直到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才完成其使命。有学者宣称,它对这一阶段废奴运动的影响超过另外35家支持废奴运动的其他美国报纸,其重要作用可见一斑。¹⁸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逊(James McPherson)的研究成果,1860年,美国北方约有四个组织较为松散的废奴团体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从事废奴运动。第一个是以加里森和菲利普为核心的废奴组织。该组织是北方四个废奴组织中最为活跃、凝聚力量最强、拥有最强演说家阵容的团体。第二个是以反对加里森主张为主导思想的废奴团体。该组织虽也坚持废奴,但在具体政治行动上主张采取与加里森非暴力激进方式不同的斗争形式。它支持“自由土地党”和“反奴自由党”的立场;内战期间,该团体是共和党的坚定拥护者。第三个反奴团体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因为该组织的人员都是基督教新教各宗派成员。他们分属各教会,但都支持废奴运动。19世纪中叶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时,共和党提出的是反奴口号而不是废奴主张。尽管如此,一贯赞同废奴而不是仅仅反奴的这一组织,还对持反奴立场的共和党给予政治上的支持。¹⁹美国北方第四股反奴政治力量,主要是那些赞同约翰·布朗主张的激进废奴主义者。他们认为,奴隶制顽固不化,奴隶主势力不愿也不会自动废除奴隶制,所以,废奴力量只有借助武装起义之类的方式,才可能从根本上摇撼奴隶制的基础。²⁰

正是在上述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费雷德利克·道格拉斯以其鲜明的废奴立场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以其深邃的洞察力阐发了他的政治思想。在探讨他的政治思想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考察

一下他的人生经历,以便在他的人生经历和政治思想之间寻找出两者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从相当程度上讲,他一生的斗争经历和思想观点都表明,废奴主义运动只有诉诸政治才可能最终实现其斗争目标。

第二节 道格拉斯生平简述

费雷德利克·道格拉斯的出生年月没有文字记载,但人们倾向于认为,他出生于1817年,父母是马里兰州一个名叫凯普敦·阿隆·安东尼种植园主的奴隶。他母亲一直被奴隶主租用出去为其他奴隶主干活,所以,道格拉斯一生中仅与其母亲见过四五次面。道格拉斯7岁那年,母亲去世。之后不久,他被送往巴尔的摩,去为凯普敦·安东尼远房亲戚休·阿胡尔德干活。在那里,道格拉斯度过了其奴隶生涯中相对而言还算是比较平静的7年。他先是做男仆,后来去主人开办的船厂里干活。这段时间里,道格拉斯开始读书识字。起先,女主人出于同情给了他一些指点和帮助,但男主人发觉之后即刻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担心“读了书后,再好的奴隶也会变坏。”²¹然而,道格拉斯并没因此而气馁和退却。借助于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常常与白人青少年接触的机会,道格拉斯常常向他们求教,让他们帮助解释自己学习中碰到的生词和其他问题。有时,道格拉斯还会略施小恩小惠,用自己省下来的食物来换取白人青少年的指教。²²道格拉斯对这些给予他指教的白人男孩较有好感,日后的帮助念念不忘。

然而,道格拉斯这些“平静”的日子很快就因其主人凯普敦·安东尼的去世而结束。之后,道格拉斯被迫离开安东尼远房亲戚休·阿胡尔德家,转至巴尔的摩40英里以南的安东尼女婿汤姆斯·阿胡尔德家做奴隶。这一转手对道格拉斯很不利,因为道格拉斯到了那里后便发现,他与新主人很难相处。事实上,在道格拉

斯眼中,汤姆斯·阿胡尔德是一个卑鄙无耻、吝啬不堪的人。他从不让自己的奴隶吃饱,且非同寻常地热衷于用鞭子抽打行事迟缓的奴隶。也许是道格拉斯自小养成的倔强性格受不了汤姆斯·阿胡尔德如此粗暴、如此刻毒的手段,他与新主人的关系极为紧张。由于紧张的关系于双方不利,所以,转过来9个月后,道格拉斯被新奴隶主租借给一个名叫爱德华·考维的白人。

这个白人雇主如同凶神恶煞一般,其凶狠程度比汤姆斯·阿胡尔德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用鞭子抽打黑奴时几乎如雨点般密集,许多秉性倔强的黑奴在他的鞭子下也不得不慢慢乖巧臣服。初到爱德华·考维农庄干活的头6个月,道格拉斯背上的鞭痕及鞭子打裂开的皮肉伤口从未消失或痊愈过。通常情况下,旧的伤口还没结疥,新的鞭痕又抽了上去。终于,1833年8月的一个夏天,道格拉斯忍受不下去了。当考维扬起鞭子朝他抽打时,道格拉斯奋起反抗,与他拳打脚踢,扭成一团。考维眼见自己不是道格拉斯的对手,便屈尊地叫停。但从此以后,考维再也不敢对道格拉斯随意动粗了。这件事使道格拉斯深受启发,认识到只要勇于抗争,奴隶制这一邪恶势力就会低下它的头。更重要的是,道格拉斯认为这次经历使他的灵魂受到了洗礼,感到通过与奴隶主的搏斗,自己“从奴隶变成了人”。²³

此后不久,道格拉斯被安排到一个名叫威廉·弗里兰德的奴隶主家干活。据道格拉尔回忆,弗里兰德是他遇见的白人奴隶主中最好的一个,因为他不仅给他的奴隶们提供足够的食品,而且还准许道格拉斯在周日和晚上的时间里教其他奴隶们识字。然而,尽管道格拉斯对弗里兰德有不少好感,但此时的道格拉斯一方面已对奴隶制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对自由极其向往。所以,1836年起,道格拉斯开始策划如何逃出奴隶主的魔爪,并为此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后来,由于他与其他奴隶伙伴一起逃跑的消息走漏了风声,结果,道格拉斯非但没有逃成,反而作为策划出逃头目而被带上镣铐送进监狱。